



□ 赵红

萍水相逢的朋友

(一)

在济南青岛山庄学习时,随机分配到一位青岛大学的教授周翠英老师。作为大学教授,博学多识自然是我对她最多的印象。她年纪又长我些,对她,我也就更增添了一些敬畏之情。我总是“周老师、周老师”地叫着,把从心底里的敬且畏的情绪全都一股脑儿晾晒在脸上。

接触多了,感到周老师就像邻家大姐,不再是脸上写满威严的那种。工时间久了,我就把“畏”的部分丢却了,只把更多的敬意和感念之情存在心里。“周老师”的称呼也被偷偷换作了“周姐”。

她是那种潜心教人的人。路遇一些花卉或是其她稀罕的树木,她就给我讲解关于它的习性,连同跟树木花卉相关的一系列故事。我就仰着脸听(她长得高大一点),把一些获取当中存在的疑问再递过去,她就又有一番悉心的解答。连她也不是很懂的时候,她就打电话打给她相识的农学教授,直到把事情彻底搞明白为止。

更记得的是她的勤奋和坚持。她总是早起锻炼身体,连下雨的日子都不例外。她说:“习惯形成了,就需要雷打不动,轻易原谅了自己一次,也就会有第二次。”我信奉这一点,因为一次疏忽失败的良机比比皆是。

我还是不愿意早起,懒惰成性了些。早上不行,也就在她晚上偶尔也去散步时跟着她去。一日天晚,我和周姐一起爬上了附近的山。山路并不好走,我穿的鞋子又不舒服,她就一直走在前面,一路嘱咐我小心。返回时天黑,她又打亮了她手机上的手电筒,一路照拂。遇有坑洼就索性住下,看我迈过去了,才放心一起前行。自己觉得受了莫大的照顾,便感觉到很是过意不去,她总是乐呵呵反问:“姐姐不就是要照顾妹妹的么?”

唯有一点是她感觉到过意不去的。我这人有些怪癖,倘若有点亮光,或是一丝的响声,我就不能入睡。那时候,可能她忙碌累了,晚上不时有呼噜响起。我入睡不了,又怕扰了她休息,不好叫醒她。我就只好抱着枕头一会儿床这头,一会儿床那头翻来覆去翻滚不停,像是游戏中翻滚的小方块。往往折腾到凌晨几点,才好入睡。后来,她碰到曾经同屋也住过的一个朋友,就问起人家:“那次一起,为什么都天天不在宾馆住,要跑到亲戚家人住呀?”那个人倒是直言不

讳,说自己很矫情,有人打呼噜睡不着。这时,她猛然惊觉了一样朝我问道:“我打呼噜么?我是不知道的呢!”我只好说:“打一点,很轻,不要紧的,不影响我。”然后她就努力地道歉,觉得她扰了我的睡眠,一种很大的歉意像云笼上了她的充满尴尬笑意的脸庞。再以后,她执意不早睡下,直到见我睡着了,才肯放下暗光下阅读的书籍躺下来。“晚上我要是打呼噜,你一定要叫醒我。”白日里的时候,她还是不忘记一遍遍这样嘱咐我,好像是有了很大的亏欠一样。

近期,因为孩子考研的事情,我微信向她咨询一些情况。她就打过电话来,很高兴地和我聊,像当年给我介绍花卉树木,不厌其烦。

(二)

同样因为学习的机缘,在威海,我认识了另一位朋友,比我年纪小一点。她长得很大气,是让人看到了就大呼“有气质”的那一种;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看起来有种“小资”情调的人。我以为这样的人,我们是谈不来的,可是偏偏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她爱美,喜欢拍照,就拖着我到海边去,我就选景为她拍照,拍了很多,我是很满意的,景美、人美,两者相得益彰。后来分别后,她把这些都制成美篇发给我看。

她最爱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给儿子做饭,变着花样,包括各色的糕点,而且一定要摆出花式来,盛放到各种贴合的器皿里,美到让人心醉。对于我这样生活很糙的人,欣赏这样的美图,自然就是一种享受。另一个,就是侍弄她屋顶上“花园”里的花了。

和她结识后,从秋到夏(我和她的相识是从秋天开始的,自此我也就经常收到美美的图片,虽然不能近其色,嗅其香),我就都有各样的花可以欣赏了,往往还伴有美美的诗句。

她的楼房屋顶就是她的花园,我能看到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全是肥肥的叶子和各色的花朵。有乔木,有灌木,有草本;有盆栽,也有地种,所以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她的辛劳和忙碌,在侍弄花中乐此不疲,也在享受着花事带来的快乐,心里永远流淌着绿意。她养的花很多,有通俗的品种,也有更多是鲜有的品种,大多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自然也就更需要她细心呵护,她了解着它们的品性,对它

们都照料有加。

与其说我感慨她栽种的花美且多,不如说我感慨她的辛劳。她要栽种新的秧苗,用松针、沙、羊粪等,加黄药配土,还要腐化椰糠。倘若再加上平时的养护、浇水,雨天或是其他日子把花盆搬来搬去等,确实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何况她还在屋顶启动了另一番工程:搭了花架、遮阳棚等,连猫窝、狗屋都搬上来,让它们也一起慵懒地卧在花丛中。“我既然喜欢花,那么创造条件我也要养花。春来花开,夏至叶繁,秋到根深,寒冬蓄养。时刻都心怀期待和希望。”她说。我也就能够得以和她一起期待着明天,日子也就增添了一份美好。

(三)

谈起如这般萍水相逢者,自然忘不了我在杭州时遇到的朋友。想到她,我就心里惴惴的,觉得一直在心里埋着一颗亏欠的种子。

那时,我进得我们共居的房间,放下背包,对着镜子理理自己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见她的梳子(一把绿檀木梳,精致得很,梳柄上雕刻了两只锦鲤,摸起来细腻光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道工序)搁在旁侧,我顺手拿起,在头发上梳了几下,或许是风吹的缘故,头发蓬草般,“咔吧”一声,梳子竟然在我手中一断两截。“呀!”我心里倏然闪过一丝凉意。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和她还谋划,就把别人的梳子弄断了,且这把梳子或许有着一些纪念的意义——从其雕刻的花纹上,让我不能不这样想。

于是,我跑出去,到附近的商店里找一通,也没有发现这样上好的梳子。

她终于进屋来了,我依然内心惴惴的。听到开门声,我立马迎过去,和她说明事情的原委。“不打紧,不打紧。”她连连说,然而我还是见她偷偷把断为两截的梳子收拾到一个同样精致的小包里。

别后也一直惦记着此事,想着找一把同样漂亮的梳子邮送给她,到现在也没能如愿。

她是那种瘦弱苍白的美丽,写作的诗歌也充满了灵气。有人说女人漂亮了,语言也好,有着足够的味道和特色。无怪乎有些人是被称为“美女作家”的,虽然这几年“美女”已经成为女性的代名词了。但我还是坚信在

“作家”前,冠以“美女”二字,那真是数得上的美女。像冰心、丁玲、萧红、林海音、杨绛、三毛、张爱玲等,都是一等一的我喜爱的美女作家。

她很注意打扮,生活也特别精致。每天总要换一身衣服,每件衣服总要搭配不同颜色的耳环和手镯。她告诉我,每次出发,她计数着出发的天数带着衣服和饰品,一天至少一套是一定的。

她的瘦弱苍白和美丽让我不由地想起林妹妹,她有林妹妹一样的美貌、林妹妹一样的才情,也像林妹妹一样有善感。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满是桂花,桂花的香气袭人,她就凑了前去闻,闭了眼睛嗅。隔几天,一阵秋雨,桂花落了一些,红的黄的满草地都是。她就捡拾它们起来,捧在手心里,喃喃自语道:“桂花落了,就没有了香气了。别人不怜,我倒来怜你。”倘若我不在她身边一样,待她意识到,就报以林妹妹一样的莞尔一笑。随后,回到宾馆,就有一首才情横溢的诗如桂花般绽放开来。

不及第二天晚上,她就把她的身家底细一股脑儿托盘给我,不过我也就真能做了她的知己,这一点我是有自信的。我也把我的内心的私事聊给她,我们也就如宝黛般心意相通起来。

于是,和她一起到西湖看荷,她一样惋惜着湖面飘零的荷瓣;和她一起到雷峰塔下长桥上看落日,她一样留恋着雷峰夕照的余晖。跟着她,生活也就多了一份蕴了淡淡愁绪的诗意。

(四)

倘如佛法言,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一千次的回眸,方能换得今生的驻足停留。那么,能够共处一室,同席同吃同眠,得需是几千甚或是几万次的回眸呢?

因为这样或是那样的机缘,会遇见好多朋友,更多成为了人生中的过客,就像是两条相互交叉的直线,过了交点之后,就再也没有交集了,心里连丝毫的波澜都不曾有过。

终还是有印象深刻的,也就一直刻在心里。虽然不曾再见面,但是时刻关注着朋友圈,关注着他们的一一点一滴,觉得在他乡异域曾经有这么好的朋友,成为生命中难忘的相遇,就及对对生活心存感激一次。

或许,萍水相逢的人,更甚。

□ 高延新

春天的故事

春日的田野有了生命的律动就显得不再空旷萧条。青青麦苗也从冬眠中醒来,铆足了劲疯长。老父亲指着麦田里大型的灌溉设备说:“你看现在种地多省事,全部机械化,省时省力,效率还高。这跟咱种地那会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父亲这么一说,我很自然地回想起曾经我们一家人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日子。虽说往事不堪回首,可触景生情,谁又能安抚剧烈跳动的心呢。

生活清贫的岁月里,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土里刨食的日子里,庄稼人拿土地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尤其是麦苗返青后,田野就成了庄稼人“家”以外的另一个“家”。小时候,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上坡”二字,因为我童年的快乐就是被这两个可恶的“字”吃“掉”。父母带着我们孩子们上坡,既能照看了孩子又不耽误地里的活,即使我们孩子再不愿意,也要乖乖跟着,父亲那凶巴巴的眼神,犹如两把利剑,看看就能吓掉魂魄。躺在软绵绵的麦苗上,跷起二郎腿,刚想美美睡一觉,便被母亲扔来的一个土坷垃惊一跳,抓紧爬起来,定一定神。“这里可不是睡觉的地方,麦苗都被压蔫了,还怎么吃馒头,拿条包袱去地排子车下面睡去。”母亲扔掉手里的麦苗小心翼翼地扶起被压倒的麦苗说。我们几个孩子把地头的麦蒿平铺,然后再盖上包袱,享受着“躺平”的快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再一睁眼,已是中午,父母开始收拾准备回家。我们孩子们不喜欢这样的日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风吹日晒,漆黑的皮肤,脏兮兮的双手,这就是童年的我们。那时的我们总感觉父母是偏心的,他们爱土地、爱庄稼,要胜过爱我们的,孩子终究还是孩子,突然有了这种想法,那时的我们天真无邪,还带着几分邪气。虽然不服气,但又不敢去抗衡。

真正懂事了,还是从走进了校园以后。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天,土地干涸麦苗枯黄,这可把父亲急坏了,浇不上地庄稼面临减产甚至绝产,没有了收入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就没有着落。那几天,父亲天天骑着车子沿着河崖去看黄河水的调度情况,黄河水的大小,到了哪里,父亲都要弄个清楚,这样父亲可以

根据情况提前布局。浇地,赶上白天还好,要是赶上晚上,那可真要了命。提前修好的垄沟需要水的检验,哪里跑水,哪里需要加固,白天能看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晚上那可不好说,万一赶上在晚上,那就需要全家齐动员,看管好垄沟不跑水。水比金贵的时候,全家人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不出任何差错。有时候就是这么巧,怕啥就来啥,果不其然黄河水晚上来到了,父亲忙乱中把我们叫醒,当时我们几个孩子特别兴奋,赶紧跟着收拾需要的物资。

夜晚的星星很美,月亮也出奇得亮。父亲担任“总指挥”,母亲任“副手”,我们孩子们算是“工兵”。一切行动听指挥,父亲让我们挽起裤腿,注意看着脚下别绊倒,还特别叮嘱千万千万不要踩进泥坑里,初春的昼夜温差大,那样会很冷。机器启动,浑黄的河水顺着垄沟流淌,我们几个孩子跳进垄沟跟水比速度,水刚到脚尖我们就赶紧后退,自娱自乐,乐在其中。等垄沟充满水,跑水的地方也开始出现,这段时间父亲成了最忙碌的人,塞麦秸,堵黏土加固,有时候看着垄沟起漩涡,找不到跑水的地方,紧急之下,父亲干脆下沟寻探,站在冰冷的河水里,用脚踩这,踩那,直到找到跑水的点,招呼我们赶紧来堵。那一刻我彻头彻尾地明白了父亲的不容易。堵好了,父亲从冰冷的水里出来,腿不停地抖,脚也泡得发白,脚面凸起的血管格外显眼,这波操作也为后来父亲的静脉曲张埋下了“祸根”。母亲用盛麦秸的包袱给父亲擦干净腿上的水跟泥巴,这样可能暖和点。等一切正常,母亲开始在麦田撒化肥,父亲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冻得哆哆嗦嗦干脆在桥洞下升起一团火,父亲让我们先暖和着,他扛起铁锹继续巡检。父亲不是高个子,月光下他的背影却很伟岸。

母亲撒完肥料替下了父亲,父亲守着火堆沉默不语。此刻,夜是静寂的,静得只能听到水流声。眼看着天明,父亲让母亲赶紧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回家,可不能耽误上学。这样一来,庄稼地成了父亲一个人的“舞台”,父亲唱着“独角戏”。倔强的哥哥非要留下,被父亲训斥一顿,踹了一脚,哥哥委屈地流下了泪

水。这情形,我分不清是谁对谁错,可我的心被爱温暖着。

回到家,我们躺进被窝暖和着身子,母亲开始烧火做饭。“啥时候不用浇地了,咱爹也不用这么遭罪。”哥哥说着叹了一口气。母亲说,有地可不能荒着,粮食下不来,我们吃饭都是问题。”我跟哥哥议论着。“你们好好读书,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母亲一句话让我们哑口无言。“机器一停,扒开口子,光垄沟这点水就能给秋生婶浇完。”父亲跟母亲说。秋生奶奶多次给送来浇地钱,都被父亲拒绝了。虽为小事,父亲用行动影响着我们几个孩子。

地浇完了,往往还会有意外的收获。黄河水不光浇灌了庄稼,也随之丰富了庄稼人的餐桌。我喜欢跟父亲收拾水渠,这样可以逮鱼。水面下降,活蹦乱跳的黄河鲤鱼、灰脊白肚的鲫鱼,手巴掌的白条一起露出头来,我跟父亲一人拎一水桶,逮个痛快。“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籽在腹中。”父亲还特别叮嘱我看着点,看着肚子大的鱼,放生。回到家,母亲把成桶的杂鱼分成多份,给街坊四邻送去。当然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醋溜小鲫鱼”“干炸小白条”“酱香鲤鱼”,食材简单,却是人间美味。

有一年,黄河水被调度过来,由于放置水泵的位置非常有限,外加垄沟承载水流量有限,眼看着咆哮而来的河水汇入徒骇河,实属可惜,父亲看在眼里那叫一个心疼。这可难坏了父亲一群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季先将就浇完,然后再开始研究用水的事儿。庄稼都浇完了,河道也见了底。父亲把小队几个管事人叫在一起商量对策。有人说建隔涝带,可以暂时拦蓄,水大了还是起不到作用;有人说还是从长远考虑建个水闸,可眼下缺衣少食,费用太高。那几天,父亲

吃完晚饭,就找小队的队员谈心,听取大家伙的意见。在两个方案中选出大家满意的。经过多日的走访了解,大多数队员还是建议修水闸。目标定了,父亲一伙开始分工张罗,筹集资金是其一,招呼劳力是其二。兴修水利,利国利民。买石头,购水泥,能用人的绝不花钱使用机械。为了准备工具,父亲在家里办起了铁匠铺,叮叮当当数月,为了筹备最后的资金,父亲瞒着母亲牵了只有孕的山羊低价卖掉,母亲为此还埋怨父亲。父亲又能说啥,那可是秋后准备用来买农资的钱。那几天母亲不跟父亲说话,父亲让我们几个孩子多跟母亲谈谈心。人心齐,泰山移。水闸建好了,父亲却病倒了。完工那天,村主任还特意从镇上请来了照相师傅,可父亲没有出现在照片中。我多次问父亲遗憾不遗憾,父亲说相片里有他没他都一样,只要乡亲们心里有他就很满足。有了水闸,再浇地,人能沉住气,庄稼也能喝个饱。现在水闸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片熟悉的土地在,勤劳质朴的父母也在,就连那座水闸、石桥依然在,我能清楚地找到当年桥下生火的地方,也能准确地找出垄沟的地基,当然还能轻松打开封存于脑海里的记忆,解封出那一段段历久弥新的往事。土地流转已有几年,可父亲一有时间就会到庄稼地转转,看看这,瞧瞧那,出去就是一半天,每次都要我叫他好几口才回家。

“宁恋故乡一捧土,莫食他乡万两金。”这句话早已植入父辈人的脑海中、心坎上、骨子里,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我们根本没法体会,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说苦难中开出的花更香,结出的果子更甜,这一点也不虚,他们作为故事的主角,把酸甜苦辣咸揉捏在生活中,让生活有了色彩,让日子有了奔头,也为我们铺平了成长之路。

有些时候我不想打扰父亲,我想让他在庄稼地多待一会,蓝天白云下的田野里有他割舍不下的爱,当然还埋藏着他大半生讲不完的故事——那是春天的故事、收获的故事,都是有关爱的故事。

□ 马书卿

海棠花开满园春

清明时节,春燕呢喃,草长莺飞,柳绿花红,党校家园满目青翠,春意盎然,一片绿的世界、花的海洋。嫩绿的柳树枝芽随风飘舞,冬青也换上了新装,各种花草铺满大院;百花竞开,姹紫嫣红,白的玉兰、杏花、梨花,粉的桃花、樱花、丁香,红的有海棠,黄的有连翘,藕荷色的是紫藤,各种花朵花团锦簇、芳香袭人、分外妖娆。喜鹊在空中翻飞鸣戏,或蹦蹦跳跳在草丛中觅食,或站在楼顶欢快鸣唱;蜂儿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遍访千蕊,收获着满身的花粉和花香。如此美景,令人陶醉,不断引来附近小区的游客、本院居民和在此学习的学员前来观赏,本院徜徉在花海里,观其美,闻其香,在花树下摆着各种姿势拍照、录像,尽情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据说院中的花有上百种,迎春花已经开过,以后接下来盛开的还有木槿花、石榴花、月季花、蔷薇花等,一年四季季季有花,这些花都是色彩艳丽、楚楚动人。

但我更喜欢海棠花。

我之所以偏爱海棠花,是因为她不仅花美、花期较长,而且花树也显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海棠属蔷薇科苹果植物,落叶乔木,习性阳光,树体强健,适应性强,根系发达,抗旱、抗寒、抗涝、抗盐碱,抗病虫害、耐瘠薄、耐水湿,能在各种土质和环境条件下生长。居室、庭院、田野、深山等都有它们的身影,无论身处何处都能顽强生长、自然绽放。

院里的海棠树有上百棵,按品种来说多达十几种,尽管我对其了解不多,但根据花的颜色来说还能大致分辨得出来,有白色的、粉白色的,有淡粉色的、浓粉色的,有大红色的、深红色的、玫瑰红色的,还有浅紫色的、深紫色的……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竞相绽放,就像打翻了的大自然的调色盘,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海棠花质细腻,轻柔绵软,薄似鲛绡,难怪苏轼对海棠花吟出“只恐深夜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诗句,那种爱花、护花、惜花、怜花之情跃然纸上。古人把海棠花奉为“花中神仙”“花贵妃”“花尊贵”,对海棠花的赞誉可见一斑。海棠花还有“国艳”之誉,在皇家园林中常与玉兰、牡丹、桂花相配植,达到“玉棠富贵”之意境。

我尤其欣赏白色的海棠花。

白色的海棠花,白得清纯,白得高雅,白得一尘不染,它们在枝头相拥一起,密密匝匝,间有绿叶相衬,更觉美艳无比。这种娇艳就像青春少女,奶白色的脸庞略施粉黛,透出一丝娇羞,可谓国色天香,妩媚动人。由此想起了电视剧《海棠依旧》,想起了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想起了院中的那棵海棠树。西花厅曾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和生活的地方,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海棠树,每当春天来临,就会开出满树白花,有绿叶相衬,极其皎洁。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时常挤出一点时间在院中观赏。有时周总理工作累了,小憩片刻,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在树下看花、赏花、评花。洁白无暇的海棠花清纯洁净,不染一丝尘土,仿佛彰显着周总理伟大的人格,由此我又想起了宋代诗人苏舜钦的诗句“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是拔俗姿”,这诗与海棠花,正是对周恩来总理伟大品格和人格的真实写照。现在海棠依旧,更让人平添了对伟人的无限追思和对大自然的无尽遐想。

海棠花开,春意更浓,它们为祖国大好河山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 苏海永

四月春心

走进四月,就走进了花的海洋
连翘、海棠、玉兰、丁香、紫叶李
纷纷绽放。它们在公园、路
边借一缕春风或者几丝细雨
“讲述”着春天的花事

尽管人们偶尔
还包裹着厚实的衣裳
但我知道,大地正在升温
一天比一天炎热的阳光
已经不可阻挡。眼前的春天
像潮汐一样涌来,风一吹
天上的白云飘摇不定
仿佛连它们也动了春心